

# “神算”没算准惹来杀身之祸

盲眼男子端坐炕头,上百名远道而来的虔诚求卦者诚惶诚恐,排队等候“神算”“接见”。

近年来,山西长治郊区马厂镇张庄村一座二层别墅里,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老板、官员,怀着“同一种心情”——拜见号称长治第一“神算”的盲人算命先生赵知天,请其占卜前途,预测未来。

去年6月5日,同样是在这座二层别墅里,却上演了一幕“血腥剧”:两个怒气冲冲的年轻人将赵知天捅倒在地,从容而去,赵知天不治身亡。“神算”为何遇害?此后将近一年,真相一直扑朔迷离。

今年3月18日,随着两个年轻人被抓捕归案,人们才获知,“神算”赵知天,成也算命败也算命。

## 一个“能掐会算”的盲人“大仙”

3月21日,记者来到赵知天生前的二层别墅,白墙红瓦,铁门紧闭。村民们说,“神算”出事,曾经门庭若市的别墅成了一座凶宅,人们宁愿绕道而行,惟恐沾上晦气。

赵知天是河北人,遇害时46岁,从小双目失明,沿街乞讨。据他自述,10岁时,他遇到生命里的“贵人”,一个“能掐会算”的老盲人,老人看他聪明伶俐,“孺子可教”,便收他为徒,并带着他一路辗转,来到长治。

几十年过去了,老盲人早已作古,赵知天的生涯从早期的地摊作坊,逐渐“做大做强”,直至在郊区马厂镇张庄村安营扎寨,买房地,成了远近闻名的“神算”。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这句话用在赵知天身上,也不无道理。那些求卦者对“赵神算”顶礼膜拜,而他身边的村民却少有人信。

张庄村村干部申宝安是“赵神算”家里的常客,“我不信那玩意。”申宝安解释,“我是替朋友去走后门。”

申宝安说,赵知天的“工作室”占了别墅的整整一层,一个大客厅,一排红木沙发,四周将近十个单间。每天上午,慕名而来的求卦者将客厅挤得满满当当,他们大多来自周边县市及北京、河南等地,官员、老板居多,从衣着打扮可以看出一二。身为村干部,申宝安常常接到朋友的电话,请他向“神算”求情,允许其插队,享受单间“一对一”服务。申宝安大为不解,“一个盲人,一天书没念过,

懂什么命不命?”

不但申宝安想不通,赵知天本人曾经也慨叹:这年头,信命算命的人,为什么那么多?

陈天兴是张庄村学校的退休教师,和赵知天作邻居。赵“走红”初期,“业务”还不太繁忙,大伙拉家常时,他口无遮拦:“找我的人,哪个不比我强?我能有啥绝招?老天爷赏我一口饭罢了。”

但是,随着求卦者越来越多,赵知天有了自我包装意识,他不再自谦“一个盲人而已”,而是打出了“卜卦问吉凶,看相知前程”的招牌。邻居来串门,赵知天在里屋听得真切,却端坐不动、蹙眉沉思,显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以前从早到晚,直到送走最后一拨客人,才关门睡觉。后来,一过上午11点便闭门谢客。预约下午?对不起,休息时间,概不接待。

传言“神算”每天早8点的第一卦最灵验,邻居们常常看到,春夏秋冬,天还不亮,赵家别墅外站满了虔诚的求卦者。他们驾驶的多是名车,停在路边,成为张庄村一景。

“都算得上成功人士,却一个个心事重重。”陈天兴曾与他们闲聊,发现所谓财富、身家,并没有给这些人带来快乐,他们普遍没有安全感、幸福感,常挂嘴边的话是,“谁也比我强”。晋城一个煤老板,是3个女儿的父亲,就想要个儿子,他说:“没有个接班人,我活着有啥意思!”

“神算本人没有孩子,说啥还不是胡诌?”村民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这些迷信算卦的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山望着那山高,“不知想干个啥!”

在陈天兴看来,赵知天的“算

命术”并无特殊之处,先报生辰八字,赵知天喃喃自语,将生辰八字重复一遍,然后伸出右臂,轻抚来人耳垂或手掌,稍加沉吟,说出答案。

作为一个盲人,赵知天最让人佩服的绝招是,记忆力极好,只要来过一次,再次登门,老赵马上准确辨出,并将上回“见面”情景复述得一字不差。同时,对每一个顾客,赵知天既报喜,也报忧,并且附加“解忧术”,反而更赢得了众人的信任。

申宝安专门研究过这位“神算”。他发现,十二生肖、金木水火土,其对应的命运脉络、悲喜得失,在赵知天口中大同小异,“听得多了,就那一套。”但就是这一套,令人欲罢不能。

## 一场震惊长治的血腥报复

冬去春来,赵知天的名号越来越响,甚至有了“长治第一神算”之称。名头响了,收费自然水涨船高。求卦者不管远近亲疏,赵知天一视同仁,“单间100,散座50”,领出去单独占卜,少则一万,多则数万。

马厂派出所副所长吴华说,“神算”最火的时候,每到傍晚,当地银行派出专车,为他上门服务。他每天的营业额,银行严格保密。村民看到的是,前来投奔“神算”的老家亲戚,个个沾了光,有的还开上了价值二十多万的车,而赵本人也开始转型,投资煤矿、铁矿。

最荒诞的是,赵知天的走红,也带动了当地算命业的兴旺。赵家别墅旁的整条巷子,似乎在一夜之间冒出四五家“山寨神算”,摊主明明是健康人,却以假乱真,扮作盲人,为远道而来的顾客“补缺”,竟也歪打正着,生意兴隆。赵知天本人虽然多次抗议阻止,却无济于事。

好端端一个村庄,封建迷信如此泛滥,甚至出现了安全隐患。长治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多次出动警力,协同马厂派出所予以整顿、取缔,却总是遭遇尴尬:前来求卦的顾客,甚至帮着摊主,与民警“斗智斗勇”,“你进我退,你退我进”。

去年6月5日,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长治,马厂派出所接到报警,赵知天被捅死在家里,时间是当天中午时分。

马厂派出所副所长张强回忆,“我不敢相信,一再确认”,这样一个身份特殊的“知名人士”,光天化日之下在家中遇害,在马厂史无前例。

发案现场惨不忍睹,赵知天血肉模糊,倒在盲人妻子的怀里,已无声息。曾经高朋满座的客厅,鲜血四溅,用来预测凶吉的竹签,沾满了血污。郊区公安分局局长杨增龙率众赶到时,村民已将别墅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赵知天的盲妻、盲小姨子告诉杨增龙,只听到赵知天惊恐的呼救、看门狗的狂吠、杂乱的脚步,其余“什么也看不见”。

勘验结果显示,凶手下手极狠,刀刀致命。民警随后调取了辖区所有监控摄像,案发当日,两名年轻人步履匆匆向赵家走来,半小时后再次出现,其中一人的白衬衣上赫然可见斑斑血迹,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

两名神秘的年轻人,究竟是否真凶?他们为什么要对一个盲人痛下杀手?此后半年多时间,虽经公安部、省公安厅多次过问,这起震惊长治的“神算蹊跷死亡案”一直未能侦破。

由于赵知天的遇害日正是农历五月十三,民间传说的关公磨刀日,各种传言漫天飞舞。记者在张庄采访时,听得最多的说法是,“老赵给别人算了一辈子,轮到自已,咋就打瞌睡了?”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赵知天遇害后,各地前来求卦者仍然络绎不绝,他们风尘仆仆而来,原本想讨一个“平安幸福卦”,谁料,寄托了他们全部希望的神算,自己却糊里糊涂命归黄泉。

## 一个“从头再来”的忏悔故事

半年来,为了揭开“神算”遇害之谜,郊区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张贴了20000份悬赏通告,并在电视台连续播放,终于查清,两名嫌犯是居住在郊区魏庄的田升迁、杨博。案发至今,二人如同人间蒸发,没有任何踪迹。

今年24岁的田升迁,是长治

小有名气的形象设计师,在广东、上海拜师学艺,回到长治后,在多个大型活动中担任造型总监,年轻俊朗的外型再加精湛的手艺,田升迁很快拥有了知名度。2006年,他在襄垣开了一家美发店,深受少男少女追捧,当年营业额超过20万。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阳光、帅气的年轻人,却每遇大事,必定亲赴赵家,讨卦问卦。

美发店开业前,田升迁照例找“神算”讨教,赵听说理发店正对着学校,大惊失色,“大口吃小口,这是大忌讳。”一番耳语,田升迁在美发店营业厅外埋了10枚铜钱,并做了一个超大吧台,用来“镇邪”。几年下来,生意果然红火,田升迁对赵知天更加佩服。

2008年年底,襄垣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田升迁听说理发店在拆迁范围,非常不安,他马上赶到赵家,探问凶吉。赵知天一番掐算,告诉他,“襄垣不适合你,最好去南方发展。”田升迁犹如醍醐灌顶,很快将理发店转手。

但一年过去了,田升迁愤怒地发现,理发店不但没有拆迁,而且生意火爆。而他本人,多方考察,希望重操旧业,均未如愿。田家人告诉民警,案发前,田升迁一提起“这个赵瞎子”,就情绪激愤。

“我确实跑到了南面,亡命天涯。”3月22日,逃亡半年后归案的田升迁,在郊区看守所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不信科学信鬼神”的悲剧人生。

去年6月5日中午,他和好朋友杨博来到赵家,欲找“神算”问罪。赵知天惊讶地问,“不是让你到南方吗?怎么还没走?”田升迁顿时怒火万丈,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一边猛刺,一边痛骂,“你怎么还骗我!”几番厮扯,赵知天一命归西,田升迁和杨博一路向南逃,河南西峡县成了他们的逃亡驿站。

在西峡仅仅几个月,田升迁已在当地美发界声名鹊起。当长治郊区警方从天而降,他和杨博正为员工培训“先做人再做生意”的课程,他的理发店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从头再来。

“事到如今,你还迷信算卦吗?”记者问。

田升迁长叹一声:“从头再来吧。”

据《山西晚报》

# 老父乞讨5年跨省寻找杀子凶手

一场口角,让寄托了自己全部希望的爱子死于非命,也改变了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大山深处一位老农的生活轨迹。为了给死去的儿子讨一个说法,他不顾自己年事渐高,不顾亲友劝阻,毅然踏上了跨省打工乞讨追凶的道路。

凶手落网后,一审仅被判刑12年,老人再次走上上访之路。近日,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凶手死刑,缓期2年执行。

## 突来横祸 爱子丢性命

1999年12月19日,尽管大雪封山,刘本列还是带着自己读中学的儿子刘天军上山砍柴。

两个人从山岩上下来后,被附近矿区的守矿工人于永红拦住。

于永红说刘家父子砍柴时把矿区的水管弄坏了,刘本列说没有。双方因此发生口角。

恼怒中的于永红随即跑回家中拿出火药枪和尖刀。见父亲吃亏的刘天军上前制止时被于永红刺中一刀。

一阵慌乱后,矿区医生赶到了,但由于伤势太重,刘天军抢救

无效死亡。

而于永红则趁乱溜走了。

由于案发现场山深人稀,建始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已是案发两个多小时以后,加之案发地地处鄂渝交界处,翻过一座山就到了重庆巫山境内,虽然与巫山境内的警方取得联系,但一连几个工作日过去了,警方却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于永红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 出门寻凶 乞讨整五年

二儿子在矿难中惨死,大儿子又因严重智障出走而下落不明,寄予无限希望的小儿子如今又遭飞来横祸,刘本列一下子崩溃了,失去爱子的刘家也一下失去了生机。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杀害儿子的凶手还逍遥法外,刘本列开始不断上访。转眼间,时间过去了4年。

随着时间的消逝,刘本列为儿子伸冤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与其在家里天天期盼,何不自己出门打工追凶呢?

2003年3月,刘本列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他一边打短工,一边寻找于永红的下落。有时找

不到活计,他不得不整天挨饿甚至露宿街头。

一次在河南驻马店,两天没吃饭的刘本列昏倒在车站里,一位好心的中年男子给了他一瓶矿泉水,一包糕点,这才救醒了他。

刘本列把自己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那位男子,听完了老人悲惨的遭遇,对方的眼眶也红了。中年男子硬塞给他50元钱,并告诉他:“有难向别人求助没有什么丢脸的,如果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又怎么能为儿子伸冤呢?”

中年男子的一席话打消了刘本列“行乞丢人”的念头,从此,身上实在没钱了,他就开始乞讨,足迹遍布重庆、四川、河南、山西、天津……

2008年9月4日,公安机关在河北邢台县将化名“王强”的于永红抓获归案,这才结束了老人的乞讨追凶之旅。

## 一审轻判 老人再上访

历时2个多月的侦查调查取证后,公安机关于2008年11月18日将该案报送建始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该县起诉后,同级人

民法院经过5次开庭审理,于2009年5月12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于永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得知这样的判决结果,刘本列老人一下子懵了,“故意伤害”、“12年”,难道9年追凶,寻来的竟是如此轻判?

2009年6月17日,该案的判决生效后,刘本列携白发妻子,拿着判决书走进了恩施州人民检察院。

## 法院重申 凶手判死缓

2009年6月18日,恩施州人民检察院成立复查组,其成员兵分两路,一组成员依据老人提供的线索,对一审法院采纳的证据逐一复核;另一组成员则调阅案卷。

一审法院认定于永红杀人后曾请医生阿亮(化名)到现场施救,证人于某(系于永红之弟)、矿区工人阿平(化名)均证实此事。但刘本列老人坚信于永红杀人后就逃离了现场,不可能去请了医生阿亮,办案组人员寻找的第一个证人就是阿亮。

检察官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

阿亮,但经过了4次出庭作证之后的他拒绝接受检察官的询问。

检察官们对其晓知以理,动之以情,以刘本列的遭遇和法律的底线说服其如实作证,经过两个多小时地耐心询问,阿亮终于承认:事发当天,是于某、阿平等人去请他施救。

一环又一环的证据即将形成证据链,最后的一环一定要得到于永红的弟弟于某的证言。

可于某始终不愿意露面,一会儿说在工地,一会儿说出差武汉,甚至到最后以关机了之。

最终,检察官在恩施州某小区找到了于某。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询问,在威严的法律和铁打的事实面前,于某终于道出了真相:“请医生施救是事实,但是是自己和阿平等人去请的。”

2009年12月10日,恩施州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于永红犯故意杀人罪向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经过开庭审理,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2月5日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于永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据《武汉晚报》